

《罪与罚》的经典魅力

经典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它带动的风声是无限回荡的,不断产生回应。



《罪与罚(学术评论版)》
[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现在,我正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阅读体验。少年读《罪与罚》,觉得情节紧扣,气氛紧张,故事很好看。经年之后,更懂得寻找那些隐匿的细节、层次和内涵,更在意作家处理题材的手段和为何这样处理的原因,这些年的自身经历与阅读经验相结合,泛起不一样的人生况味。

从前,我以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有点软弱,还自相矛盾。他无力解决家庭经济窘况,又想避免妹妹杜尼亚为他牺牲而嫁给一个市侩,因而决定杀掉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犹犹豫豫、思前想后,又跑

回犯罪现场,以至于引起警探的注意,引起一连串的家庭与亲友的变故。而现在,穿透表层的感觉,我更关注的是人的双重品格,是善恶难分的道德,是人的良知在灵魂撕裂口之处的徘徊,是一粒“不死的麦子”的重生与复活。

人的处境,是陀氏所有作品的核心,也是他的毕生追问。孤独的、桀骜不驯的个人身处世界的大荒漠,对于“黑铁房子”的反抗从思想演变成了行动。许多因素构成了人物犯罪的动因,绝对贫穷是行为的出发点,更加潦倒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所激发的同情心是强化剂,而作为大学生所接受的“超人哲学”的影响,为他的犯罪提供了打破不公正社会秩序的合理辩护。《罪与罚》的所有人物几乎都有各自难以处置的困境,在既定的条件下,他们的想法与采取的行动将相互消耗或重新建立爱与拯救的机制,因果性的车轮在他们之间不断碾过,小说结尾,主角想,“一个人的内心蕴含着无限的生命源泉,足以滋润另一个人的心”。

如果说《地下室手记》确定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而《罪与罚》则表明了自由可能的可怕后果。谁可以代表正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种古典悲剧的伦理观,作家让人物处于天恩的照料与罪恶的侵蚀之间,大量内心独白和梦呓象征着灵魂的拷问,主角在寻找自我的历程里穿越黑夜和憎恨的丛林,到达彼岸。这种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非常理想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株繁茂的大树。经典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它带动的风声是无限回荡的,不断产生回应。这部《罪与罚(学术评论版)》的版本很特别,小说后面附录了八篇书评。作者既有梅列日科夫斯基这样的白银时代大作家,

也有约瑟夫·弗兰克这样的20世纪晚期比较文学批评家,从不同角度构成关于一部经典的迷人的全方位解读,显示了书评可以带给阅读的启发和多层次的理解。

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了长篇综述,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不能读的:对它们需要体验,要经过苦难才能理解。”我想起纳博科夫关于陀氏和《罪与罚》的评价,该文没有选录本书,在《俄罗斯文学讲稿》里可以找到。纳博科夫一向看不起老陀,他认为《罪与罚》尤其糟糕,小说在道德上和审美上的崩塌出现在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共读《新约圣经》的场景。这段描写是有点简单化,心理的突兀显得突然,然而据此就认为“崩塌”,这就过于武断了,把梅氏的长评和纳博科夫的讲稿并置比较,很容易发现,纳博科夫对《罪与罚》的评判是浅薄的,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对苦难的体验与理解,仅仅从修辞上去考虑了。

纳博科夫还认为,小说没有详细描述索尼娅的妓女生涯,违背了作家自己秉持的社会理想,对于陀氏的宗教理念,他也很不以为然。本书的其他评论家提供了丰富的论证,《罪与罚》对于当时俄罗斯社会的披露是很深刻的。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作家遭遇极度的厄运后诞生的,有着亲身的心理体会和生动的复刻,在人物形象、犯罪心理学、生命哲学、彼得堡的社会环境、底层百姓生活等方面都有细致的呈现,此外还承袭了古典的三一律和“人名诗学”,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意识和外部活动合力下的潜意识活动,更被认为是后来的意识流创作的起源。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一再回味。
林颐

失踪的诗歌江湖儿女

我们先学会做一个诗人,然后才学会长大成人



2019年2月
团结出版社
叶宁
《榴荫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现在说上个世纪的感觉,和二十世纪刚刚过去的一两年真是不同的况味。那时候旧世纪刚刚落幕,新的世纪已经到来,我们像孩子过年一样忽然收到了双份的礼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跨世纪的机会,我们恰恰拥有而已。而现在新世纪过去了快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是五分之一世纪,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又是新世纪开始的五分之一之前,感觉那真的是一个遥远的时代,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的旧时代了。我们纷纷地进入人生暮年,剩下的时光要用余生来计算的。

盛大的衰老如秋风扫落落叶。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经年轻和新鲜。我们不会去想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感觉时间有得过,一切可以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梦想很多,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去做到。也因为如此,我们有无尽的岁月可以消磨和挥霍。这是叶宁写诗的1987年。你看,一个人该有多少时光可以抛掷,可以那样写诗,可以写那么多的诗——看吧,这年轻人,他的世界无一不可入诗,也无需什么技巧的,青春处处皆是诗。

叶宁也正是在那一刻成为了一个诗人。现在回过头来,我和叶宁有着一样的经历,我们先学会做一个诗人,然后才学会长大成人。

有谁做过统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多少年轻人写过诗。不但写诗,我们还以诗的名义行走江湖。我们这些江湖儿女们,唯一的通行证就是诗歌。也是在那个年代开始写诗写小说的邱华栋说,我们是“信”交往的一代。有限的书信,有限的交通,无限的友爱。我们以一个写诗的和另外一个写诗的诗友作为计量世界远和近的单位。那么多潜伏在人海的诗歌江湖儿子是我们世界的一个一个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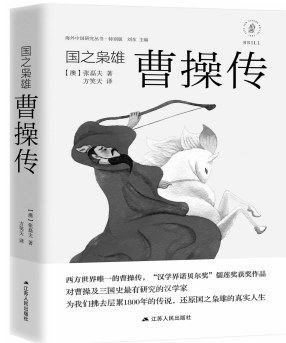
所以,那是诗王国的盛世吧。诗神分封领土,南京归了韩东的“他们”,而当时的叶宁是有着世袭南京诗歌封地的气象。即使时隔多年,外地旧时诗人来南京,一圈坐下来,叶宁巍峨依旧。其实,不只是南京,那时几乎整个诗歌疆域都被大小诗人瓜分殆尽。某地某某是诗歌的江湖声望——可以号令江湖,行走天下。

可是这个诗歌的盛世却很少被文学的历史记载。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伤害史,它让世界的一部分照亮,另一部分沉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少诗歌江湖儿女,来自人群,又再次隐失在人群中,他们成为文学史的失踪者和多余人。从此,诗歌之于他们成为了他们的私人生活。有一段时间,那应该还是博客时代,我看到叶宁成为江湖行者,然后他边走边写诗,这些诗歌是这本诗集很重要的部分。我相信是这些诗让叶宁重新做一个诗人。

叶宁不是所谓的归来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歌。
何平

魏武挥鞭有遗篇

作者刻画呈现曹操,平实舒缓,娓娓道来,不故作惊人之语,不刻意做翻案文章,给人以踏实妥帖之感



《国之枭雄曹操传》
张磊夫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

曹操,还有曹操父子,在中国公众中的影响力一直居高不下。这多半源于《三国演义》,更因为多部影视剧的广泛传播,网络游戏的真切带入,甚至还在的便捷交通,不也有“曹操专车”在中国茫茫大地上的街巷穿梭?而海外学者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梳理与盘点,还真有他们独到的观察与辨析呢。

身居南半球的张磊夫解读曹操,主要是依据经典文献,诸如《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的篇幅,这样的正本清源,当然就可以摒弃不少浮泛耳食之言。从这些权威史书中,作者一一求索探究,仅就曹操的身世之谜,曹家与夏侯氏的关系,曹操的婚姻关系,曹操的子女情况,曹操何以在东汉末年的乱世纷纭中能够脱颖而出,都不厌

其烦地予以认真对照。许多人心目中的曹操就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生性多疑、奸诈阴险、多谋善断,“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但在作者看来,曹操的确是一个颇为全面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并不是所谓“乱世奸雄、治世能臣”就能一言以蔽之。他的政治眼光,他的决断能力,他的不拘一格,他的韬略作为,都是可圈可点,颇有章法。

作者在呈现东汉末年的局势糜烂,不是大而化之地从概念出发,诸如什么阶级矛盾尖锐,土地过于集中,民族矛盾激化,统治阶级腐朽没落,这些看起来很正确但实际上多为贴标签的套话废话。作者陈述梳理桓帝、灵帝之时的外戚与宦竖之间错综复杂交织,曹操与宦竖之间若隐若现的微妙关联,所谓“宦官之孙”,实际上透露出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他的政治见识,他的韬略眼光,他对世态人情的体会,他对政治翻云覆雨的感受,与同时代人相比,的确有着他独特的优势所在。曹操已经见识到政治运作的波谲云诡之时,“拱卫皇室”,定都于许昌,占领了政治的制高点,此时的诸葛亮、刘备等人,还在懵懵懂懂之中呢,江东孙家父子可能还迫随着袁术毫无作为呢。经历就是财富,天底下不会掉馅饼。曹操之所以能够成为曹操,不是靠吹拍与自封,也不是继承多少祖上的荫功,基本上是合理利用自己的家室背景,而又能敢于舍弃不怕推倒重来,才有了这样一番作为。与看起来起点很高很有优势的袁绍相比,官渡一战,至为关键,从此奠定了曹家父子在北方的基业,而袁家父子本来有

一手好牌,最终却一败涂地,顿做鸟兽散,堪可浩叹。

作者刻画呈现曹操,平实舒缓,娓娓道来,不故作惊人之语,不刻意做翻案文章,给人以踏实妥帖之感。他依据文本,条分缕析,曹操的名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作者全文照录,认真评点,衷心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呼之欲出。我一直疑惑,曹操之子曹丕称帝于洛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许昌,但曹操是何时离开许昌而去了邺城的呢?曹操此番布局的考量是什么?作者专门以《朝廷与首都》一个篇章的笔墨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把曹操父子精心营造邺城的文化氛围,惨淡经营邺城的建筑风格,放眼整个华北局势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很有见地的阐述。

作者的研究不拘一格,大开大合,居然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梳理曹操身后的的是是非非,从历史、轶事和小说的维度来观照曹操,提到了裴松之、陈寿、范晔等人,也提到了说书人、诗人、剧作家和平话中的曹操形象,甚至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来解读曹操。作者提到了毛泽东关于曹操的诗词,更有60年前郭沫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替曹操翻案》,郭沫若创作的戏剧《蔡文姬》等,作者还提到了31年前上海京剧团推出来的《曹操与杨修》,甚至还有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作者对这些涉及曹操的诸多文本、信息的关注,令人觉得,这位研究者并非纯粹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夫子,而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善于汲取关于曹操一切研究成果的通达之人。

王翔宇